

國內革命戰爭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黎汝清 著

(上)

碧血黃沙

BI XUE HUANG SHA



大眾文藝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第一辑：国内革命战争）

碧血黄沙

黎汝清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血黄沙 / 黎汝清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2版)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国内革命战争 / 黎白主编)

ISBN 7-80171-301-X

I. 碧…

II. 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161 号

碧 血 黄 沙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1号 邮编: 100007)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9.125 字数 471 千字

2005 年 5 月(2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301-X/I · 219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1号 邮编: 100007

人 物 表

——我 方

陈昌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

安宝山：红五军骑兵团参谋长。

张琴秋：西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尹洪菲：西路军地方工作部科长。

江子文：西路军政治保卫局特派员。

江子敏：西路军前进剧团演员，江子文之妹。

杜丽珍：西路军总医院护士长。

于家林：英雄团政治处主任。

李大壮：妇女先锋团战士。

——敌 方

马元海：字子涵，马家军临时参战部队总指挥。

张慎之：马家军临时参战部队总参谋长。

马龙飞： 黑马旅一团团长。

马步芳： 国民党新二军军长。

——其 他

田世昌： 盗马帮首领。

马向真： 原马仲英的随军阿訇，隐士。

马正良： 黑马旅马家军之鹰，马向真之子。

万中元： 考古学家。

旺迪登巴： 尧乎儿族(解放后称裕固族)青年，向导。

诺尔布藏木： 蒙古族中年人，向导。

郭元亨： 万佛峡道人。

目 录

·第一卷 重返绝境·

第一章	猖狂追击·····	(1)
第二章	你算个屁·····	(12)
第三章	甘新路上·····	(22)
第四章	黑马队的奇袭·····	(26)
第五章	胜利的眩晕·····	(33)
第六章	心理重负·····	(41)
第七章	龙渠会议·····	(47)
第八章	特别批准·····	(56)
第九章	倪家营子·····	(67)
第十章	营地之夜·····	(76)
第十一章	被撕裂的婴儿·····	(82)
第十二章	血战第一天·····	(95)

·第二卷 历史之秘·

第一章	血战后的狂欢·····	(111)
第二章	秘密与目标·····	(122)
第三章	梦想与现实·····	(129)
第四章	馨庐之谈·····	(135)
第五章	危险的试探·····	(145)
第六章	永昌之夜——审俘·····	(155)
第七章	永昌之夜——宝藏·····	(161)
第八章	永昌之夜——论史·····	(172)

·第三卷 兵败祁连·

第一章	最后的愿望·····	(189)
-----	------------	-------

第二章	庄严的毁灭·····	(202)
第三章	出卖者·····	(208)
第四章	过去的传说过去的歌·····	(220)
第五章	濒临绝境·····	(232)
第六章	石窝分兵·····	(238)
第七章	兄妹之间·····	(246)
第八章	生离死别·····	(255)

·第四卷 大军西征·

第一章	旺迪登巴·····	(267)
第二章	风雪之夜·····	(278)
第三章	两哨兵·····	(291)
第四章	换向导·····	(298)
第五章	雪崩·····	(309)
第六章	万佛峡·····	(316)
第七章	黑风·····	(332)
第八章	黄安老乡·····	(340)
第九章	星星峡·····	(350)
第十章	哈迪尔·····	(360)

·第五卷 命运多舛·

第一章	古庙之夜·····	(369)
第二章	生死之间·····	(382)
第三章	他与她·····	(390)
第四章	她所知道的·····	(398)
第五章	她所不知道的·····	(406)
第六章	难言之隐·····	(414)
第七章	她向他开了两枪·····	(419)
第八章	重新集结的一群·····	(424)
第九章	绿洲城·····	(434)

·第六卷 前程难测·

第一章	海市蜃楼·····	(443)
第二章	杀 俘·····	(448)
第三章	救 援·····	(453)
第四章	隐 居·····	(456)
第五章	人生奇缘·····	(461)
第六章	教 义·····	(469)
第七章	家 史(一)·····	(478)
第八章	家 史(二)·····	(484)
第九章	野 外·····	(488)
第十章	盗马帮·····	(498)
第十一章	不成功的营救·····	(507)
第十二章	古楼兰的诱惑·····	(511)

·第七卷 归宿,归宿·

第一章	酒后密谈·····	(525)
第二章	化名者·····	(529)
第三章	慎之终于慎之·····	(535)
第四章	麦加朝觐·····	(542)
第五章	马元海之死·····	(549)
第六章	悲 歌·····	(557)
第七章	多伦多风雪·····	(563)
第八章	尾 声·····	(568)

答编者问·····	(588)
-----------	-------

——代后记

第一卷

重返绝境

第一章 猖狂追击

史料：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鉴于敌情变化，中央军委即考虑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以实现西北抗日的新局面。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陆续指挥西渡黄河，共渡过二万一千八百余人。其中三十军辖八十八、八十九两个师共六个团，九军辖第二十五、二十七两个师共六个团，五军辖十三、十五两个师共四个团，另有总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广大指战员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决心为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

由于河东红军主力在麻春堡、官桥堡地区多次设伏诱开胡宗南部未果，而敌人已进至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之敌的通路，并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割断。

十一月八日，党中央和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没有执行的可能，准备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一、二方面军）、北路军（四军、三十一军）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要求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党中央和军委在《作战

新计划》中提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十一日，党中央及军委下达命令，决定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军政委员会是西路军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

西路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与马家军连日苦战，在给马家军沉重打击的同时，自己也损失惨重，在高台、临泽失守后，在倪家营子地区又苦战二十余天，红西路军面临着险要的前景。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突围东返，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马家军的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宪兵团紧追而至……

马龙飞的黑鹰团风驰电掣般地向西洞堡奔驰，戈壁滩的砾石，在马蹄的撞击下像吃惊的蚱蜢，惶然四散跳起，高举在黑色狗皮大帽之上的长刀，闪着粗野的寒光，天地间弥漫着蒙蒙尘埃，像预告大火来临的轻烟。

马龙飞挥动着七星军刀，带头急驰，就像依山刺出的黑剑的锋尖。他的胞弟马龙腾——三营营长，紧随他的身后，他们都崇尚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死打硬拚，身先士卒”的战斗作风。

按说，这把黑剑的锋尖应该是马元海本人，现在他却跟随在黑马旅后面，他的乌雅安因不能带头驰骋，委屈得曲颈扬头，喷鼻狂嘶嘶嘶吟，他又记起了两天前的一场激烈争执，他的参谋长用半关切半揶揄的言词降服了他。

倪家营子东郊那一幕也真叫惊险，那生死攸关的一瞬，足令马元海铭记一生。

红西路军由于高台、临泽接连失利，元气大伤。因势孤力单反而勇气百倍，激发出血战到最后一口气的决心，二十余天的血战有损无补，为了摆脱全军被歼的命运，争取战场主动权，西路军总指挥部决定突围东返。

突围的部队像决堤的洪流，以山崩地裂之势冲垮了马家军的三层包围线。

马元海竟然只身匹马去阻拦突围的潮头，不惜遭受灭顶之灾。

他的青骢马立即身中数弹倾跌下去，他从地上爬起来瘸着被马压伤的腿还没有站直，一把滴血的刺刀带着千钧仇恨，猝不及防地直抵他的胸前，他的咽喉已经感到刺刀冲来的那股寒风。十分之一秒后，他将血花四溅，仆倒在沙场上……

就在这快如闪电的瞬间，一匹黑马突然撞进他与那把刺刀之间，其快其猛犹如出膛的炮弹，竟把那支步枪和持枪的红军冲出十米之外……

这匹黑马的驭手就是警卫排长马正良。

马元海立即拉过备用的乌骊马，左脚踩镫，正要骗腿上鞍，他的马缰却被参谋长拉住了。

“怎么？”马元海得意洋洋地说，“你看，那把刺刀连汗毛都不敢碰我一下，有胡达在上。”

“总指挥，这是侥幸，你就是再勇敢，也只能起一个士兵的作用！”

“你说什么？”马元海吼叫一声，“你瞧不起勇敢？滚到后面当怕死鬼去吧，别来拦我！”

“将在谋而不在勇！”

参谋长由于急切也粗暴吼了一声。

马元海只好从战斗队形里退了出来，痛楚地盯着参谋长说：

“以后我怎么服众啊？”

“身先士卒这是古代的信条，即使古代，为将之道也是智、信、仁、勇、严。你扳着指头数数看，勇是五个指头中的无名指……”

“那么你是大拇指了？”

“就算是吧！”张慎之故作自豪地笑笑，“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

“你别他妈的吹牛，当心我撤了你。”

“你撤不了，”张慎之安详地笑笑，“这是军长（指马步芳）私下里跟我交待过的，用我的智谋，用你的勇气，智在先，勇在后，而我，却希望你能变成智勇双全的总指挥。”

“这么说，我的参谋长并没有选错。”马元海狠劲拍了一下张慎之的肩头，拍的太重了，竟使不算过分瘦弱的参谋长向后趔趄了几步。然后推心置腹地说，“你要知道，我就像一个赌博迷，不下场憋得难受。”

马元海前面出现了行进中的撒拉族宪兵团。

黑马旅以骑兵特有的狂傲和优越感，从宪兵团旁边疾驰而过，飞溅的砾石和尘沙扑在步兵身上。

“快步啊，弟兄们，去晚了，就连破草鞋也捡不着啦！”

“别得意……”宪兵团的士兵们带着嫉意回击着，“从马上摔下来准比跌个跟头来得重。”

回答他们的是旋风般的驰骋和扑面而起的尘沙，蹄铁在戈壁滩上踏得火星飞溅。

马元海勒住马向宪兵团的士兵喊叫着：

“弟兄们，要快些追啊！共军正在龙首堡和西洞堡等你们啦！”

“总指挥，我们再快也跑不过四条腿的！”

“可是，打围子、攻寨堡就靠你们了，骑兵追上去踩住他们的尾

巴，抓俘虏就是你们的任务了！”

“都是一伙叫花子兵，抓到俘虏也沾不了好处，还得养着他们！”

“怎么没有便宜沾？”马元海催马随宪兵团而行，宪兵们前前后后簇拥着他，“我唱个歌儿给你们听。”

共军有女兵一千四，
个个都是弘化女，
论功行赏发给你，
不用彩礼领回去。

宪兵团的士兵们乱哄哄地拥到马元海的马前，嚷叫起来：

“真的都是红花女？总指挥在逗我们！人家都说黄花闺女，可没有说红花女的！”

“笨蛋，我说的是弘化女，不是红花女，难道你们没有听说凉州城南有个弘化公主坟吗？那可是……”马元海回头问他的参谋长，“弘化公主是哪个朝代的？”

“唐朝！”

“对，是唐朝皇帝的女儿嘛！”马元海一时兴起，发挥了一下，“和文成公主是姊妹俩，一个进了藏，一个送到西域来！”^①

张慎之忍不住微笑，但他不想纠正这位自以为是的总指挥。

这却引起了马家军的极大兴趣。

“弘化女再多也轮不到当兵的！”

“你亲自抓住就是你的了！”

① 弘化公主和文成公主都是唐太宗的宗室之女，西域地区早在汉代就在中央政权有效控制之下，唐王朝初建，为了保持和加强这种控制，保证丝绸之路畅通，采取了武力威慑和和亲政策。贞观十四年（640年）弘化公主与吐谷浑国王诺曷钵成婚。文成公主于贞观十五年（641年）与吐蕃王朝赞普（国王）松赞干布成婚。

“这可是总指挥说的!”宪兵团的士兵们欢叫起来。好像弘化公主就在他们面前。

“绝不食言,可是,照你们这样慢慢腾腾,连个屁也抓不到,”马元海用马鞭向前一指,“给我跑步前进!”

不等宪兵团团长下令起步,他便扬鞭催马向消失在远方的黑鹰团追去。

马龙飞、马龙腾并马齐奔,狞恶的脸上洋溢着得胜者的倨傲,纵马狂追。

他们面前出现了纵横数十里的“风雕群落”。

这是西北黄土高原独有的一种地貌,当地人称之为“雅丹”。“雅丹”是维吾尔语,原意是具有陡壁的小丘,正像形成桂林山水的那种“喀斯特”地貌一样,是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观,是大西北漠风的艺术创造,也可以叫作“风化土堆群”。

不是名山胜景,胜过名山胜景。

覆盖着皑皑积雪的高峻的祁连山,挡住了西南方的温湿气流,北方的无阻挡的漠风如刀似剑,扬尘剥土,如水击岸,如浪淘沙,千年切磋,万年琢磨,凸凹不平的原始地貌,便呈现出奇特的形态。

大自然以它的神力在广阔的展览厅里,塑造出绝不雷同的别出心裁的艺术展品。

那些犹如风化岩石般的土丘,奇形怪状——

如雄狮,如猛虎,如爬龟,如坐猴,如圆塔,如炮垒,如废墟,如坟墓……有的什么也不像;其中梁崩连断沟谷纵横,处处散落着稀稀拉拉的抗干旱抗风沙的碱蒿子、索索柴、骆驼刺……在漠风中高吟低咏,像一曲古代的悲歌。

这一切在哒哒的马蹄下,变得沉默无声,像一个隐秘的童话世界。

从一马平川疾驰而来的黑马旅,在这里受到了阻拦,其中一匹

没有及早收缰的马冲到海螺形的土丘上，人仰马翻……密集的队形前后紧接，立即发生了互相冲撞。

马龙飞命令放慢速度，寻路而走，就像黑色的潮头冲进礁石堆中，分成弯曲的波浪，在回流中激荡奔流。

就在这时，一排枪弹向黑马旅劈面射来，四挺机枪从正面和侧面怒风般地向骑兵横扫。

马龙腾的马在土丘前直立起来，他看到眼前的土丘后面露出几顶军帽和黑黝黝枪口，没听见枪响，只看到枪口吐出的轻烟。

他的光板黑皮袄的前襟上噗噗噗爆开了三个小洞。只觉得被尘锥猛撞了一下，他的马刀向上一扬，翻跌下去，他的右脚没有脱出马镫，他的腹部中弹的坐骑嘶嘶着转身狂奔，与后面的一匹马冲撞在一起。那个骑手也翻身落马，狼皮帽子像黑皮球似地在土丘间乱滚……

马龙腾被他的伤马拖出了几步，另一匹急冲而来的马来不及闪避，石臼大的铁蹄正踏在他那装满了羊肉抓饭的肚子上，发出皮球爆裂的噗哧声。他一声嚎叫，血从口中冲出，像红色的喷泉射出一丈多远，溅落在米黄色的陡壁上。

又有几匹马从他身上踏过去。

马龙腾还没有死，他的滴血的脸歪扭着，伸出痉挛的手去摸他的苇叶长刀。这种刀与一般马刀不同，与红军的宽头的大砍刀更是相去甚远，它细长如剑，像拉直了的日式指挥刀，锋利轻便，挥舞起来呼呼生风。

马家军还特制了一种嵌有七颗金星的长刀。这是给作战最勇敢者的最高奖赏，在河西作战的部队中获此荣誉的只有两人——马元海和马龙飞。